

蛰存斋笔记

曹彬应与关岳合祀

关壮缪、岳武穆之合祀，久经全国奉行，而我国军人崇拜关岳 尤为唯一之典型。二公均好读《左氏春秋》 其平日严气正性功夫 可以推想。小子于二公亦深致景仰者也 然证以昔贤所论 则又不能已于言者。史称关羽爱养士卒 骄于士大夫 张飞礼敬士大夫 好鞭撻健儿 君子均谓其气质之偏。昆山顾亭林氏尝论关壮缪在汉季勋业无甚表见 而后世庙貌遍天下 隆以祀典不稍衰 其《日知录》且云岂神圣亦有运气耶 朱子《近思录》曾论及岳飞太横 非保身之道。朱子擅修史全才 褒贬严于一字 且配享孔庙 升列十哲之次 顾氏亦从祀孔子庙庭 其于《春秋》家法知之稔辩之详矣，凡所持论自无不允当。考宋之曹彬 字国华 佐太祖定天下 以次削平 勾当江南一役 先托病以感动诸将佐 城下时兵不血刃 卒谥武惠王。夫武而能惠，则为谥法所仅有也，宋人有赠武惠王句云：“收兵四解降王缚 教子三登上将台。”自古亡国之君 肉袒牵羊 面缚舁椁而至 大都得邀宽典 然四解降王之缚 虽唐之郭汾阳王、明之徐中山王均所未有 此曹武惠王之名称其实 所以为独优也。子二 曹瑛、曹玮 皆将材 太宗数授以兵柄 均称职。史称曹彬为宋代良将第一 愚谓曹彬不仅为宋代良将第一已也 关、岳二公具泰

山岩岩气象 凛然不可干 武惠王抱纯正宽和之度 故克善始善终也。欲垂军人模范 昭示来兹 应以曹、关、岳三公合祀 其位次以武惠王居中 左壮缪 右武穆 庶乎可矣。管见如此 仍留待当代名贤之论定。

慈禧后之愤语

清末入关前与明代世为仇敌 崇祯时 调集倾国之兵二十余万 扼守山海关 相持多年 时有战役 清曾降诏云“我景祖显祖亦被害”可见当年战事亦烈。李自成、张献忠因乘间扰乱于内，一片石之战 吴三桂已将李自成击败 复又出关请满人入关 致洪承畴亦败绩松山 遂降于清。与满清初订条件 承畴亦有隐袒汉人处，如汉不选妃、满不点元之类是。嗣代清人经略西南 亦颇著劳绩，然虽忍辱负重 终难见谅于清人 卒仍立承畴于《贰臣传》之首 亦所谓功之首即罪之魁也。所以满汉界限 虽至亡国时 满人究未能化除。光绪之季 中山先生正奔走吃紧时间 革命潮流业已澎湃全国 清廷亦感觉不安 曾密召近支亲贵开会讨论 无如亲贵多酣嬉醉饱者流 集议多次 迄无应付良策 最后慈禧叹而言曰：“国是难以久保了 宁赠友邦 勿与汉种。”言毕泪下 亦可见其衔恨汉人之深。其实此言有何用处 与黎总统 沦于异族 不如屈于同胞 之言正相反 盖慈禧后为愤语 黎总统乃让德也。

曾国藩

湘乡曾文正公国藩 洵堪推为清代贤相 其恢廓大度、以人事君 尤为前后诸将帅所不能及 固不仅道德勋业足资后代钦崇也。予生平极景仰文正 早年即爱读其家书 颇觉得力。盖其家书所载 凡求学立身、处世交友、居官治兵之要罔不备 即家庭间里亲戚

之琐事亦偶论及之 每一展卷 如侍坐于名师益友之前 其增我之学识为不少也。清末有御史奏请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曾国藩从祀孔庙 奉朱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均着准其从祀孔子庙庭 曾国藩应缓议。”其实文正之德业文章已足昭垂于后 长沙王益吾师曾批文正之文云“其光气足以烛天地贯日月而不朽”又批云“其气能负山岳而趋 非他人所能学步也”。是文正初无俟乎从祀孔庙而始显 惟国府近已特隆祀孔典礼 并及诸贤 文正未克邀准从祀 想见获享两庑特豚 亦关乎前定也。

李密 范仲淹

季汉李密、宋代范仲淹 后儒尚论 不仅钦其品节与道学 堪推为贤者 其内行醇挚 允足垂范来兹 动人仰慕。鄙意谓李密、范仲淹均不得推为孝子也 读密之《陈情表》云“行年四岁 舅夺母志”，是以母之改嫁指为舅所强夺 窃念母果贤母 应以死殉 詎能为舅所夺 按原表既云“生孩六月 慈父见背”应接云“行年四岁 慈母见背 赖祖母刘躬亲抚养 至于成立”如此叙述非不可用 乃密竟诿过于其舅 其母焉得置身无过之地 范仲淹 父名雍 父故后 母改嫁长山朱氏 时仲淹年尚幼 遂亦从朱姓。登庸后 知己为范氏子 表请复姓归宗 有句云：“志在投秦 入境遂称张禄 名非霸越，乘舟乃效陶朱。”一为范雎，一为范蠡 均曾改易姓名 又切范氏 可谓妙出天然。然文字虽佳 而母氏改嫁之名亦即著称于世 当日是否板舆迎养 仍为覆水之收 亦或珠璣显分 仅作留珠之计 兹已无从考证其事实。夫大舜之隐恶扬善 是对于普通人尚宜如此 何况为生我之亲 密与仲淹徒知成一己之贤名 未免彰母氏之秽德 律以善则归亲之谊、有隐无犯之文 试起两贤于地下问之 能无内疚于心 追悔之而莫可自解耶？小子非敢漫诋前贤 亦援《春秋》责备之义耳。

辨讹汇志

老人结草之事迹，《左传》称“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先是魏武子纳一妾，甚宠爱之，后患病，嘱其子颗云：“吾病将不起，妾可听其另嫁。”及病笃，复嘱颗云：“须以妾殉。”颗乃从治命嫁妾。从与秦将杜回战，屡为所败，夜梦有老人告云：“予某妾之父也，感君厚德，不从乱命以吾女殉。明日与杜回战，可诱往青草坡前，予当有以报君德。”及再战，颗遥见杜回马前有老人结草，连续为之，杜回马致被绊倒，为颗所获。奈《阅微草堂》、《秋水轩尺牍》均引用此典，均称为杜回结草。按老人姓字未传，结草所以坑杜回，非杜回结草也。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二语，解者多以池鱼为人名，其实“池鱼”两字系近附城门之池塘，众取水灌救，鱼遂为波及。按此二语见周之檄梁文，上两句云“楚国亡猿，祸延林木”，益足证明池鱼非人名也。

杜牧之《泊秦淮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按秦淮附近无江，即使隔江唱曲，亦非对岸所能闻声，应改为“隔溪”似较近理。

古今书籍之流传，汗牛充栋，其间讹谬之处可想而知，苟智识不高，学术不深，即读至讹谬处，或限于不知，其误人为不少矣。端木赐为孔门最颖悟之贤，尚未能悟及“三豕”为“己亥”之讹，他人更何论焉，甚矣书之难读也。

各有所眷

《七修类稿》载欧阳文忠公私其甥女，赋有小歌词，颇艳丽。愚谓未可置信，庐陵畜道德能文章，读其所作《五代史·宦者传》

论 方以女祸、女色垂戒于人 沮能躬目蹈之 即使暮年或有所眷，亦未可知，何致私其甥女？未免厚诬名贤。相传曾文正公涤生晚年曾有所眷，名秦淮藕，为秦淮河船家之女，又闻彭刚直公雪琴晚年亦有所眷，名杏花。勋劳晚景，偶尔钟情，初无伤于大雅。昔谢太傅受制于夫人，求畜一姬侍而不可得，虽子侄辈对夫人婉讽谏之，卒弗听，辄以“恐伤盛德”语相抵御，此乃妒妇之饰词也。近时熊希龄、齐燮元两氏亦曾有所眷而娶，《孟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君子多不加以刻论，更非今之青年男女谈解放、自由者所得藉口。早年阅劝善书，载有少年读书别馆，有邻女每乘隙窥之。一日投函于窗间，约其夜会，少年赋句云“人非木石谁无意，座列箴铭自有书”，置原函内答之。天长戴兰芬修撰《戒色诗》有云：“莫自信心略形迹，濯纓濯足要分明。”两诗温婉端严，大堪劝世矣。

清末之京谚

前清末造，京师有一种谚语云：“神机营刀枪，翰林院文章，光禄寺羹汤，太医院药方，御史台弹章，织造府衣裳。”皆暗讥其有名无实也，试略为说明。洪杨之役，提督向荣驻防镇江，神机营时呼为旗营，三万余人，一战而全军覆没，左文襄时客骆文忠幕中，闻之慨然曰：“得此扫荡，后来者可以措手矣。”翰林院均是官样文章，所有御赐祭文、碑文及诰敕等文，大都依样画葫芦。光禄寺承办御膳，不敢不力求精美，余如赐宴各王公大臣，转不如外间酒馆之佳。太医院代皇上诊病，所用何种汤头，后往诊者不敢有歧异，仍照前方酌改一两味而已。御史台弹劾案件，或派钦使，或饬疆臣，查复核夺，总不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等套语，令双方均得过身。织造府一缺，为各亲王家调剂家奴之优差，红顶花翎，绿呢大轿，俨然贵官，其实毫无所事，尸位素餐而已。积此种种，政令所以日趋废弛也，有名无实足以亡国，录之亦可垂鉴于方来也。

柳亚子之论与诗

民国甲戌春 来沪理青毡旧业 未几商务印书馆因受“一二八”之摧残 为求此后出版途径 登报征文 以便采择。予塾中仅有马以钊、马以君男女两生 男生十一龄 女生九龄 均聪明易于教授，故尚有余暇偶弄笔墨 当即拟文应征 并撰联书赠 嵌明‘商务印书’四字 句云：“商量劫后宜何务 印就人间有用书。嗣承赠阅《教育杂志》一年 有一期杂志专为解决读经问题 亦复各抒所见 各有理由 及阅至柳亚子先生解决读经意见 文仅百余字 意谓‘读经够能抵御日本飞机大炮呢’？固属一语胜人千百。管见以为 读经关乎教育，御侮关乎军事与外交，未便并为一谈。经固不必普遍皆读 于人方面 志愿读经者读之 于经方面 选编适合现代者读之。设竟根本推翻 则‘礼义廉耻’四字于何证明而踵行之 未免‘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柳先生为党国要人 学识高远 自非浅见者所能窥测，但此论终觉近于偏。乙亥冬 南社开纪念会 先生有赋呈同座两绝句云：“江山已落侏儒手 坛坫犹寻旧日盟。忍泪佯欢吾事了 可堪拭目俟河清。”酒龙诗虎卅年前 剑胆箫心未化烟。倘向新亭作豪语 夷吾江左我犹贤。”随又赴大华舞场 赠宋友寰公句云：“垂老英雄百感伤 难驯龙性尚轩昂。金戈铁马辽阳梦 忍遣温柔老此乡。”赠任友味知句云：“三十五年成一瞥 撑肠芒角醉颜酡。欧刀醇酒沙场血 后死吾曹可奈何。”读前两首 声情激越 弦外有音 读后两首 借杯浇块 大是幽燕老将口吻 洵堪独步骚坛。前觉先生立论之偏 及读先生之诗 自不得不深加钦佩也。

何有于子孙之力

孟子享年八十有四始卒 其子无考 恐系不能象贤之子 故

子有‘古者易子而教之 父子之间不责善 责善则离 离则不祥莫大焉’等语 始悟孟子皆写己之怀抱 因又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叹也。箕畴五福 未列儿孙 盖以儿孙有贤不肖之分 如系孝子慈孙 可以继承先志 光大门闾 倘为不肖之子 且能招祸而败名。刘后主、陈后主、李后主 先人传以皇帝之位 尚不能安守 丹朱、商均 其父为尧、舜之圣 尚不能感化 他如公卿之子降为皂隶 簪缨之胄沦为舆台，更何论焉。此类儿孙 何从言福 此五福所以不加入儿孙之意也。关、岳之武功 程、朱之文德 韩、柳、欧、苏之文学，皆系一己之义烈 道德、文章彪炳史册 垂范千秋 令人景仰 何有于儿孙之力？每见世之人一过中年，无儿孙者莫不以嗣续为隐忧，有儿孙者百计经营 几欲为子孙谋万世业 此真庄子所谓‘大愚不灵’者矣。‘伯道无儿 天道无知’此语尽人皆悉 愚按伯道当时若果生儿 转为众人意中希望 事属寻常而不足称奇 天正欲以无儿显扬伯道之为人 使传之久远 其无儿实胜于生佳儿也。

吴佩孚之飞机

孚威吴将军驻节洛阳时，曾因事派员乘飞机前往，计乘机者十四人 中途机损倾堕 跌毙十三人 仅有副官一员幸存 可见当时飞行事业无进展，驾驶技术亦不精所致。孚威异常痛惜，即代印讣文多份，载明各员履历，广为征文以志哀悼，曾有讣寄至清江护署，予拟挽联云：“练风驰电掣之材 小视全球 绝迹高凌九万里 双骨化魂消而去 一落千丈 抚怀痛悼十三人。”现在飞机部分已居军事上重要地位，与陆、海两军鼎足而立，我军事当局已积极造就飞行人才，并筹款添购飞行机件，举凡战斗机、驱逐机、轰炸机、侦探机、运输机、水上机等 均已应有尽有 近见各要人因公他往亦多系乘机，轻而且快，毫无危险，是我国空军之实力此后大有把握矣。

胡汉民

胡先生汉民 字展堂 党国中推为正义分子 人亦平易近人 惟遇事不惜据理以争 或不为同人所谅解。在首都任立法院长后 因病来沪就医 未几古应芬同志逝世 先生曾作七律一章挽之 仅四韵 其能字韵云：“拯我于危知最苦 极君行事更难能。”可见其关爱契洽之深 当和其原韵云：“年来时作穷途哭 今见先生哭故朋。弱国那堪多扰乱 强邻谁代制侵陵。君如贾谊空筹策 我愧冯驩未署能。欲固金汤须众力 厦支一木恐难胜。”即经挂号邮递 当承裁答 时在民二十年冬月间也。此次推为中政会主席 回国后 因身体健康与气候寒燠关系 久未来都 予复迭前韵赠之 句云：“海外归槎九万里 欢迎远道晤良朋。传家经学胡安定 忧国诗才杜少陵（先生客瑞士时 曾有诗稿寄刊《申报》）党赖主盟群有托 老居人下百无能 谓仆年已近古稀 仍旅沪教读糊口 得贤辅政中枢幸 我纵贫时喜不腴 结句借用邵康节句意）”彼因先生港方住址频迁 正拟探明函寄 不料丙子初夏噩耗惊闻 先生已归道山 思之良堪痛悼也。

知财为祸

光阴似箭 等过客之难留 日月跳丸 有弄人之造化 此岁序之不能待我也。吴宫名在 难寻响屐之廊 台城路遥 空舞笼烟之柳 此往迹之足以动我也。陵谷变迁 慨江山之易姓 干戈粉扰 痛閭里之何存 此劫数之足以警我也。良田千顷 日食二升 广厦万间 夜眠八尺 此居处之足以劝我也。人生不过数十寒暑 富贵功名须任其自然 以随遇而安为最适当。若必终年奔竞钻营 惟利是务 或用威权 或施欺诈 取不义之财 填无厌之欲 如箫宏之黄标紫

标、刘景之黄米白米 岂非大愚之极 即为分所应得金钱 尽可多创慈善事宜，补助地方公益，亦不致蒙守钱虏之名。且积蓄过多，本身能享用几何？徒留供后人挥霍之资、讼争之的。然此等自然趋势 而名公巨卿、达官豪富 多躬自蹈之而不觉其非。民国以来，如盛杏荪宫保、李少荃相国 前报载少荃幼孙年仅十四五 月须消耗费三千金 及南京蒋二驴子、寓居大连李伯行钦使 亦系少荃家子 均因所遗资产过巨 分析不平 妾女子孙发生诉讼 对簿法庭，报章腾载 致令盖棺论定之贤 翻引起舆论之批评与慨叹 试起逝者于泉下告之 能无追悔于貽谋之不臧耶 若孙秀矫诏收石崇 崇已被执 愤然曰：“奴辈利吾财耳。”秀在后大声斥责曰：“知财为祸，何不早散之？”崇默然。秀之为人本不足取 然此两语 大足为世之视财如命之聚敛家作严厉之警告也。

器大才大

自来器大之人 量必大 才亦必大 绝不妒人之有才 器小之人，或小有才之人，则无有不妒人之技能者。盖以人之才名大噪，势将涵盖己之才名 即妨碍己之进取 必多方诋毁之、倾轧之 甚或诬陷之，纵观古今，比比皆是。李白仙才天授，过黄鹤楼赋句云：“此处有诗吟不得 崔颢题诗在上头。”是何等崇拜倾服之至 迄今李白诗名 初不因推崇崔颢而稍减 转因之而名益高。清代纪文达公晓岚 才华过人 且无馀子 偶阅及朱文正公石君之文乃大叹服，自是交谊弥笃 袁子才先生 见人有一艺之长 誉之不去口 此均足为高才者不妒人才之证明也。温庭筠为令狐绹门下士 颇优礼之，一日问及《齐物论》 庭筠对曰：“见《南华》第二篇。”又云：“相公于斐理之余 亦当博览书史。”遂得罪令狐 即闲散置之 庭筠曾有感赋句云：“因知此恨人多积 悔读《南华》第二篇。”李文饶为白香前辈 因门户之见弃绝之 香山每寄文稿来 文饶多搁置篋中不阅，

或询之 答云：“闻之则回我心矣。”亦可见其衔恨之深。愚谓令狐、文饶均位居宰辅之任，爱士怜才本为天职，乃一则挟牛李之党见，恶之如仇，一则拒幕僚之谏言，愧而成妒，此种偏私，根本未能化除，实由于器量未能宏远。贤者且然，况其下者乎？

吴大澂疏请抗日

吴君大澂，字清卿，素工书法，篆隶尤精。廷试期前，论者咸谓本科殿撰不作第二人想，不意君忽患痢疾数日，致精神委顿，写策时腕力甚弱，鼎元遂为洪钧所夺得。然各座师均心爱其才，嗣君以翰林院编修累官至九列，简放湖南巡抚。甲午中日之役，有前湘军宿将刘君，富军事学，年虽老，有据鞍顾盼之雄，乃诣君自荐，愿效偏裨，以身报国。君为所动，遂疏请从戎，奉优旨奖许，爱简马步二十余营，整队出关。及抵三韩国境，委定向导，择要扎营，即出示安民，内有两句云：“本帅具七擒七纵之能，倭酋有三战三北之兆。”文经武纬，先声后实，足壮军威。布置既周，即分派哨探四出，及至夜分，本军哨探与敌探适相值，突惊传敌军掩至，各营自相溃乱，退二十余里始止，虽未大有伤亡，而士气已馁，不得不出于议和之一途，割让台湾，赔偿军费，李鸿章与翁同龢遂为议和全权大臣。御旨对君云：“姑念疏请从戎，志切御侮报国，从宽议处，着仍回湖南巡抚本任。”书生谈兵，恨未能对强邻痛加剿灭。蠢尔岛国，远则明代戚武毅公继光所著《纪效新书》，实专以抵御倭人，近则强占我东三省，尤为切肤之痛，可推想倭人与我华世为敌国，刻正在中日调整间，此后或可有亲善之希望也。

临阵为洋教习所制

拳匪肇乱，遭八国联军入京之惨，乘舆播迁，诚孟子所谓‘以一

服八”也。当日死于是役者，如前山东巡抚李秉衡殉节于宣武门外侍郎许景澄、阁学袁爽秋为端亲王载漪矫诏杀之，刑部尚书赵舒翹奉令自尽，此其尤著者也。功罪是非，颇难论定。直隶提督某君，先因督战不力，奉旨革职，令带罪立功自赎，二次与联军接战，该提督奋勇进战，终以众寡之分，遽尔阵亡，御旨有云：“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临阵为洋教习所制，言之殊堪痛恨。该革员力战捐躯，尤深悼惜。着即开复原官，从优议恤。”按拳匪之乱，联军入京，清史载之，无庸复述，予所以节录于此者，实注意“多年讲求洋操，临阵为洋教习所制”二语。昔贤云：“前车已覆，后车当鉴。”纵观我国现状，内战不足亡国，惟列强环伺，外侮频侵，恐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二语，不克收协约之明效，而门户开放一语，洵足为亡国之主因，自应加紧整顿军事。现闻海、陆、空各军，却已兼筹并进，无如战术军略，不取法于德、日，即步趋于英、法，在本国境内，亦必以重金延聘洋员充教习，结果仅得他国军事上皮毛，即诩诩然自居为军事专家。殊不知学技术于他人，且不肯尽量授以巧妙，何况现代军事，为各个国家存亡生死所关，今如勿问任何国人，概以战术军略之秘奥授之，万一国际不幸发生战争，岂非为本国树多数强敌？以情理推之，各友邦断不至如此之愚，而我国青年军人，偏尽弃祖国固有之兵书，又不能从军略上发明新义蕴，从战术上发明新器械，甘屈服于外人指导之下，吸其糟粕，岂不大愚？窃恐他日必有类似“临阵为洋教习所制”之痛语，唉！悔之晚矣！愿我军政当轴，万乞注意及之。

淮阴市

幼年读唐贤“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之句，即觉然神往。彼时初不知淮阴市究属于何地，殆后应府试赴淮安，始知淮阴市在府城内，偏于东南隅，即为淮阴侯韩信受辱于胯下处。尚

有石碑矗立市旁 碑不甚高 上刊“淮阴市”三大字 两旁附刊“国土留芳，王孙遗址”八小字。予徘徊于其侧者久之，曾有感赋句云：“空有遗碑勒字存，门庭何处访王孙。今朝我过淮阴市，买醉高楼与孰论。”

异光是否星光

予在童年，已过腊月祀灶之夕，晚餐后，先大夫锡朋公呼令随往浴堂。敝庐世居本市文曲沟北岸，因距浴堂不远，无庸笼烛。出大门方行数十步，忽天空明亮，如月当头，惊骇仰观，则云开见月，大是初七八新月之状，一闪光即敛，先大夫晓予云：“恐主来年大旱。”予按其形式论之，绝似一眼，殆俗所谓“天开眼”也。民国癸酉十月廿三日下午七钟后，时已万家灯火，突见天空发见白光，附有红光，末后光色灰黄如烟雾，且行时有声沙然在空，照澈远近如白昼。当时万众聚观，惟其光猝然而来，飞驰而过，莫能形容其何状，逾刻接南京无线电云：“顷有强烈亮光异星一颗，由北向南，光芒四射，疾驰而过，尾长数丈许。路人皆见，莫不诧为奇异。”此为予六十年来所见之第二次，是否星光，尚未敢论定也。

吴县书办

前清吴县有蠹书某，声名恶劣，为害地方，值端方为江苏巡抚时，访闻得实，曾经通飭拿办。后端离苏抚任，阅时未久，某竟化名捐纳佐杂职，以典史分发陕西试用，循例应呈请本省藩司给咨前往。当时藩宪，予回忆似是樊樊山先生，随奉批云：“尔非吴县书办，经端抚宪通飭查拿者乎？而今也做起典史来了，所请给咨赴陕候补之处，准如所请行。诚以仕途滥杂，如尔者何止一人，去尔一人，不过污渚中去一勺之泥，留尔一人，不过大槐中添一蚁之蛀。”

言之慨然。此可见清末宦途实有不堪论及者，民国后当然廓清此种积弊，乃袁政府时代曾有通飭文云：“近来吏治混乱，流品不齐 贩夫走卒亦绾铜符 仆隶优伶亦膺民社 殊属有乖政体 即应通飭严加沙汰，以肃官常。”其滥杂更甚于清末。党治以来，整顿仕途 严格遴委 近多出以考试 尤见慎重吏才 与民更始。然才德兼备之员 自古即不易觐 何况今日 操守是否可信 廉洁能于造成，证以近时目见耳闻 所谓‘今吾于人也 听其言尚须观其行’。

各带土宜

从前疆吏发号施令 动关亿兆之安危 即偶尔通权达变 亦必酌乎情势之宜，有适中办法，方可收恤民之效。洪杨一役，南京省垣初克复后，百业凋敝，瓦砾堆触处皆是，市面萧条不堪。时曾文正公为两江总督，因奏请于冬十一月举行本省乡试，一以慰藉士心，一以广示招徕 隐培地方元气 并先期通示各县应试诸生 准各带土宜，以资津贴旅费，可谓法外施仁，体恤士民备至。本科系江苏巡抚李鸿章入闱监临 头场微降雨雪 诗题为“桂树冬荣”而上下江产盐县份 士子以带盐为多数 聚宝门、水西门外 试船衔接数里，盐包有明堆于河干者。曾公一日减从乘舆，游览各门，见男女老幼提筐把钱，往来络绎，或论价，或给款，或秤盐，环集沿河一带。曾公掩口微笑，令舆夫轻驰而过，洵古大臣以安社稷为悦者也。庚午科试期 两江总督为马新贻 萧规曹随 意非不善 乃办理稍有变更，即以恤民之政转以害民。曾公准各带土物之告示，系在各县考生动身期前半个月，以致为期迫促，猝不能收集多物。新贻于五月间即布告两省准各带土宜，及至武生赴省，而大帮盐船数百只咸集于仙女庙大涵子之上，五台山缉私营忽侦悉，急调炮艇多只 拦河堵截 坚不放行。武生恃力抵抗 兼有武器 即严阵整備欲冲过，俨成敌对形势。炮艇不得已开炮抵御，其时开炮尚须用线引

火，炮尾垫有阶级式之木座以支炮之低昂，便于瞄准。哨官瞥见炮已着火 恐酿巨祸 急跃至船头，一脚踢去炮尾之木座 则炮尾低而炮门高仰，一炮向空放出，流弹将武生仇茂森击毙，遂演成私盐拒捕一惨剧。当事即以仇为聚众抗官之首，业经当场格毙，将案奏结。自是每届乡试 击毙仇茂森一案 例出皇皇示谕以儆众人。疆吏之措施 可不慎哉！今日之省长 类似昔日之疆吏 可不鉴哉！

苗沛霖

苗沛霖本前清诸生 始授徒于家塾 颇郁郁不自得。天生枭桀之雄 即偶尔发为文章 亦复拗狠异常 尝有《咏石》诗二首云：“精金朗朗耀三台，辱没泥涂实可哀。知己纵邀米颠拜，摩挲已屈补天才。”位置豪家白玉兰 终嫌格调太孤寒。何如飞去投榛莽。赚得将军当虎看。”自然流露 借题写怀 奇肆惊人 不能不佩其另有一种才智。后入捻军中推为巨酋，与张洛行、赖文光等各带数十万众 扰乱北数省 清军疲于应付。当时未及与发军切实联合 否则清室早亡于四十年前矣。苗在安徽省曾投诚于清军，当事者认为真降，即由省垣派道员四人前往接洽，苗设筵款待，遂将四道员即席杀之。曾文正公致九弟沅浦书云：“苗沛霖 寿州复叛。”此语曾载入文正家书中，可见苗之来降确有其事，惜文正未能察其诈降，遂为所欺 冤矣哉四道员也。

蒋式星侍御

清末亡国之主因 当以慈禧后垂帘听政为始 次则 诸亲贵政以贿成。朝廷之上有市道焉 量缺肥瘠 为价重轻 国用告匮 漠不关心 议设大清银行 招官商人股 月息给以八厘 而应者寥寥。庆亲王有私款数百万，拟存汇丰银行，该行表示不愿接受。御史蒋君式

星侦知之 乃据实劾参 谓“奕劻有私款若干 拟存汇丰银行 数往返始允收存 月息仅给四厘 为利亦薄。请旨飭令该亲王移人大清银行 月息给以八厘 于该亲王私产亦属有裨 岂非公私两便”。旋奉旨飭尚书鹿传霖曾同该御史前往查明，复奏核夺。查汇丰银行纯系外国人资本 往查时态度颇强硬 经理答称“银行账目向不示人 亦无庆亲王奕劻存款之事。”复奏奉朱批略云“御史虽准风闻言事 似此名誉攸关 亦未便轻率入奏 该御史着回原衙门行走 以示薄惩。”未几奉御旨着派蒋式星巡视南城。可见两宫当时为顾全奕劻颜面计 故薄惩蒋君 未逾月又钦派蒋君巡城差使 是对于蒋君可谓寓奖于惩，对于奕劻之行为亦属明知故昧。其时沪报详载两奏折 并附加按语 均连称蒋侍御则传矣。

金圣叹

金人瑞 苏州吴县人也 相传其父亦清代诸生 闭户授徒 生瑞之夕 塾中所供至圣孔子神位旁若有人大发叹声 故号“圣叹”。托弛不羁 有才无行 好批评说部 文笔翻澜 有剥蕉抽茧之妙 君子每讥焉。性好侮慢神圣，尤为不敬之大者，故卒陷大辟。据传者云，一日观音大士降坛 瑞居然问及妇人隐处作何状 乩判词四句，后两句云“无知小子休弄乖 是尔出身所在。”关帝临坛 瑞乃敢问及被杀时痛苦若何，乩示有“尔十年后便知”之语。后因吴县诸生十六人抗粮 瑞实被众要人 时适有海寇一案 吴县知县遂将诸生纂入逆案 均论斩。将刑日 其子先来哭别 瑞乃从容不迫 以“莲子心中苦”句命子属对 莲读为连 双关语也。子方痛父被杀 猝不能对 瑞代对云“梨儿腹内酸。”梨读为离 亦双关语也 可谓巧矣。临刑笑而大声曰“断头天下之至痛也 圣叹竟以意外得之。”复口占云“炮响催魂去 刀开血染沙。黄泉无旅店 今夜宿谁家。”较文文山公临刑之口占四句云“浩气还太虚 丹心照千古。平生未

报恩 留待忠魂补 ”真有天渊之别矣。按《宋史》附注有云 文山公就义时 第四句仅吟得 留待忠魂 四字 头已落地 口中喷出鲜血在地上成一“补”字 其精诚可谓至矣。死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者类如此 惜哉圣叹也 痛哉圣叹也！

骂攘鸡

（此稿前已经《申报》选登）

昔陆放翁家蓄一鸬鹚 忽失去 曾赋句云：“低飞常恐为人得，竟去何须报我知。”放翁真可谓豁达 有置得失于度外意。予乡姚叶唐先生 系乡榜副车 性耿介 作诗颇有风趣。一日失去家鸡 知系邻人所攘 戏赋句云：“忙教稚子寻三日 也学村婆骂一场。”令人阅之失笑。予于甲戌春来沪忝作西宾 瞬经两载 八月四日 忽被盗窃取夏衣四件 破旧棉衣未取 予亦赋句云：“黑夜来宾惭失迓，青毡旧物感承留。”当即报告捕房亦无效 予不独不骂之 而且感之也。

先正典型

杨士骧字莲舫 原籍本非淮安人 其尊人杨殿邦先生曾为漕运总督 遂留居于山阳。关忠节公天培亦山阳人 其后嗣兄弟因争袭爵 控于漕督 廛讼不休。杨公念其为忠勋之后，乃将互争之案改为互让 请旨定夺。上嘉其互让 不愧忠义之门 并赐袭爵。即此一端 可推想杨公生平多阴德。生子四 均掇巍科 予赴淮应府试，曾数过其门。厥后士骏官浙江监司 士琦官侍郎 士骧官至直隶总督 卒于任所 赐谥文敬。山阳丁衡甫先生时官山东巡抚 调四川总督 未赴仕即请病假回籍 当送士骧祭幛一幛 题“先正典型”四字 系本《诗经》“虽无老成 人尚有典型”之义意 而神经过敏者遂发生一种异议 谓四字含有调笑意。查从前御旨中原时有“着即先

正典刑”奏折中亦偶有“业经恭请王命先正典刑”云云 所谓应用之当时语也。且型与刑异 虽古通 可无土字 而祭幛上却有土字，未便以谬解吹求之。可见无心文字 竟阴动有心之误会 致议论横生 几成嫌隙 文字间可不谨哉！

贝叶经

（此稿前已经《申报》选登）

汉时西域无纸 即中土汉纸 厚如丝织 不易运至西域。按西藏古多贝树，叶大如芭蕉，可以代纸，正如僧怀素种芭蕉作纸也。写经文多用贝叶 又称经文为“梵荚”宋人有“贝叶应多此处翻”之句。然贝叶经多伪造而真迹绝少 不独珍若球图 稀有亦如《广陵散》矣。吾盐提督军门祁公子修 以御前头等侍卫 曾任云南总兵，与海州苏提督德海为儿女姻亲。苏军门家旧藏有古贝叶经一部，计八十页 袁项城秉政时曾悬重金购求 复派员物色至苏府 请一观 认为真迹 愿出价五万金 苏府坚不肯售。原经曾寄存祁府，予亦乘机前往一观 后仍归苏家。贝叶长约尺余 宽约三寸 原贝叶未必作如此样 想系当时加以剪裁 故能一律。色灰黄 叶软如绵 又疑当时或另加以炮制方法 所以能经久而不稍破裂也。向日照之，内有细纹如蕉扇状，决其为生就植物，非出自人工所能造也。经词系用西藏文横写 究竟有何用处而宝贵若此 予固不解藏文 亦不留心内典 不敢漫加评议也。

苍蝇虎

动物无巨细 皆各具有天然技能 乖巧殊不在人谋下 其理不可解也。虎卑其势 将有击也 狸缩其身 将有取也 固也。若苍蝇虎则其细已甚 其力亦微 乃对于捕蝇竟具有特长 种种方法雅合军事家知识 故宜冠之曰虎。瞥见有蝇飞落 即蹑足潜踪驰往 不